

童话里的「纯洁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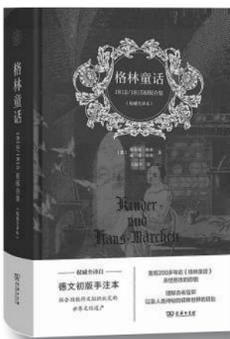
——《格林童话》的初版原貌与教育回归



《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视觉中国 供图

王丽平

雅各布·格林与威廉·格林编写的《格林童话》是德语文学中销量、译量均居首位的世界名著，在2005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项目，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然而，真正上榜的并非家喻户晓的《格林童话》终版，而是尚未全面走进大众视野的初版以及第二版。由于第二版经历了大刀阔斧的删改，所以要探究《格林童话》的原貌，非初版莫属。



《格林童话》的出版并非格林兄弟一时兴起，而是历史所需。格林兄弟收集这些童话始于1806年，这一年，存在了八百多年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德国“又沦为了一个地理概念”。对格林兄弟来说，自己的家乡“黑森”甚至连地理概念都谈不上，因为它被拿破仑的法军占领，成了法属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一部分。这段历史直接改变了格林兄弟的人生。他们本来学的是法律，却在家国危难之际，为了民族的振兴，誓要建立一门研究本国文化之源的学科，涵盖文学、历史、语言、法学，以增强德意志人的民族自信。

1 《格林童话》虽然是“纯粹的德意志民间故事”，但是书名却叫《儿童与家庭童话》，没有提到“德意志”。威廉·格林解释说：“讲述儿童童话，为的是在故事纯洁而温柔的光芒中让心中最初的想法和力量苏醒、成长。这简单的诗对所有人都能发挥寓教于乐的作用。因为它在家中被讲述、被传承，所以也叫家庭童话。”可见，格林兄弟没有为他们的童话传播设定国界，他们坚信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在初版的前言里他们提到了此书的旨归，除了要为文学史作贡献外，还“意在让其中鲜活的诗本身发挥作用，让它愉悦所能愉悦之人，因此我们也希望它能成为一本真正好的教育书”。

2 这里的“教育”很容易被误解为儿童教育，但它其实是面向所有人的教育。格林兄弟在初版里提到童话“内在透着一股儿童般美妙而幸福的纯洁”，所以在《格林兄弟的童话里实际上被塑造成了理想之人，只有拥有“儿童般”品质的人，才能最终获得幸福。这些品质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来自德意志史诗里的两位英雄人物：西格弗里德与帕西法尔。格林兄弟发现：“西格弗里德独有的勇敢、纯真的心，脾气好而又风趣，不多虑、稳稳地顺着自己秉性与生命力的美好行事可以被称为德意志的特点，与童话里经常出现傻瓜的特点类似：年幼被冷落，对很多事情还很笨拙，尚不知何为机智与服从。他需要做很多普通的工作（比如西格弗里德需要先做铁匠）、忍受嘲讽。他是只能在炉灶旁、台阶下睡着的‘灰姑娘’，但是他的心里被内在的欢愉与更高的力量照亮，在《帕西法尔》里他被很完美地称为愚且清……到了实际的行为中，他就像是萌芽已久的、终被阳光照耀的植物，在众人中成为唯一能到达目的地的人。他被以不同的方式描述，通常被描述为三兄弟里最小的那个，承受着哥哥们的傲慢。当他们被一起派出完成一项任务，以确定谁是被选之人时，他总被哥哥们嘲笑与鄙视。但是，傻瓜怀着儿童般的信任出发，当他感到完全孤立无援之时，更高的力量帮助他，让他获胜。”

3 20世纪初，这部书里的一些故事被陆续译为中文，也被逐渐归为“童话”。中文的“童话”一词始于孙毓修1908年将编译的儿童文学丛书命名为“童话”，其中有神话、小说、历史故事，有译编，也有自创，本身就是为“童子之用”的儿童文学。这与德文书名中“Märchen”的意思相去甚远，后者是“有关重要的事、物、真理的新闻、消息”，它“源于最古老时代的信仰，以形象的语言言说着人类的精神世界”。雅各布·格林还特别指出童话里的神奇之事不是幻想、欺骗、谎言，而是具有神性的真相，因为人们很难接近这些真相，所以感到它是陌生的、不可能的。

基于“Märchen”的重要性，威廉·格林对它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修改，最后编纂出全集七版、选集十版。与全集的后六版相比，初版更具有史诗般的粗犷，更偏重史料性，因为雅各布打算将此书献给“那些最年长、最严肃的人，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这部童话书对诗、神话与历史都很重要”，所以初版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童话的原貌——《白雪公主》的母亲就是她的生母，没有被改为继母。同时，格林兄弟还将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以及所有该作的注释都放在了书末的附录里，严谨性与他们的《德语词典》不相上下。格林兄弟对自己不像其他作家那样随意改编童话的做法引以为豪，因为“在德意志还从未有一部这样的集子”。但这仅限于初版，后面六版为了更契合当时读者的要求经历了大量的修改。以开篇的《青蛙国王》为例，可以看到《格林童话》初版与终版巨大的风格差别。

1812年的初版开篇言简意赅：“从前有一个国王的女儿，她走进森林，坐在凉幽幽的井边。她有一个金球，那是她最爱的玩具。她把球抛上去又在空中接起来，玩得很开心。”

1857年的终版则添加了大量的修饰性词语与细节：“在许愿还能成真的古老年代，有一个国王，他的女儿都很漂亮，但最小的那个漂亮得连

能到目的地的人。他被以不同的方式描述，通常被描述为三兄弟里最小的那个，承受着哥哥们的傲慢。当他们被一起派出完成一项任务，以确定谁是被选之人时，他总被哥哥们嘲笑与鄙视。但是，傻瓜怀着儿童般的信任出发，当他感到完全孤立无援之时，更高的力量帮助他，让他获胜。”

“更高的力量”在童话里通常会以动物、矮人的具象形式呈现，它们通常会被轻视甚至伤害，然而童话里的主角却能够珍惜、爱护、尊重他们。比如在《蜂后》里，当两个哥哥要祸害蚂蚁、鸭子、蜜蜂的时候，“傻瓜”三弟出手制止，最后在这些动物的帮助下，他顺利地完成了所有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上了国王。

《格林童话》里一再讲述的就是由不自主的“王的孩子”如何变成自由自在的“王”的故事。而“真正的王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而杀生夺权，而是在衡量自己的自由空间时一并想到他人的自由空间。他能够与自然、动物、邻人以及自己的欲望和平共处”，也就是能够扭转无序、不公的局面，实现各得其所、各就其位。他成功所依靠的“更高的力量”说到底还是爱的力量，如威廉·格林所言：“爱能解除尘世间的诅咒，只有灵魂被触动，爱显现出来，世俗的诅咒才能被破除。”所以，“爱是自灵魂流出的至高无上之物，是唯一能让我们振作、让我们与他人真正联系起来的力量”。

在19世纪德意志人民面临内忧外患寻求自强之路时，格林兄弟用这样一部爱的教育之书鼓舞人心，给人勇气和希望，让人在至暗的艰难时刻不失儿童般的纯洁之心、乐观之心、友爱之心，坚信美好的品质定能迎来美好的未来。

见过天下事的太阳每每照到她的脸庞都要惊叹她的美。王宫近旁有一处又大又暗的森林，林中的一棵老橡树下有一口井。天热的时候，这个国王的孩子就会走进森林，坐在凉幽幽的井沿上；当她无聊的时候，就会拿起金球，抛上去又接起来，这是她最爱的玩具。”

终版的故事里加入了一棵老树，它的原型是神话《埃达》里的世界树。因为童话被格林兄弟视为古德意志神话的遗留，所以《格林童话》对《埃达》有大量的效仿。一棵树的加入，让童话无论在布局、结构还是意境上都与神话里如出一辙，两者都是“起初有树，树下有井，井中有水，水下有智慧，智慧攸关命运”。这个场景的深远意义在于树、井、水成了《格林童话》的预言性地标，也就是说凡是来到树林、井边或水边的人，就来到了他的命运转折点，转好、转坏皆有可能。《好勒婆婆》里勤劳却受继母虐待的女孩不慎落井，她靠着自己的勤劳获得了一生的富贵，懒惰的女孩东施效颦，落入同一口井中，却得到一身沥青的惩罚；《渔夫和他的妻子》里的渔夫在海边捕到一条会说话的比目鱼，一度让鱼帮助妻子走上了人生巅峰，但两人欲望无穷，最后比目鱼让他们一夜回到起初的小破屋。这些故事从反面印证了不纯洁的心会导致不幸。

无论《格林童话》从初版到终版经历了怎样的巨变，鼓舞人葆有“纯洁之心”的教育初衷却始终未变。由于初版不是专门为儿童而写，格林兄弟建议，如果担心某些地方不适合儿童独自阅读的话，可以选择性地读给孩子听，但这并不影响《格林童话》自产生之初就是面向所有人的“真正好的教育书”，是“青少年儿童、心无偏见的人坚不可摧的精神食粮”，因为它昭示了一条通向幸福的黄金定律：“世俗聪明之人被羞辱，而被所有人嘲笑、忽视的傻瓜却可以独获幸福，因为他有一颗纯洁的心。”

（作者系《格林童话：1812/1815初版合集》译者）

编者著说

一生是诗

——《鲁迅诗传》写作札记

黄乔生

诗传以诗人的诗歌活动为主线叙述生平，而非诗体传记。鲁迅作为小说家、杂感家的身份广为人知，其诗人身份却长期被忽视。

钱仲联《清诗纪事》中的“周树人”条，是第一篇鲁迅诗传，虽然篇幅短小：“周树人，原名樟寿，笔名鲁迅。浙江绍兴人。诸生，与马浮同榜。留学日本。宣统元年回国后，在杭州、绍兴执教。入民国，在教育部任职，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讲师、教授。有《鲁迅全集》。”鲁迅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那时代行科举，所以钱仲联描述鲁迅的身份是“诸生”（未中秀才）——只能说明参加过科举考试，受过古诗文训练。鲁迅参加县试时已经进入南京新式学堂读书。他趁假期回乡探亲顺便参加了考试，表明他仍在新旧道路的交叉口徘徊。

钱仲联的《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借用《水浒传》一百零八将指代清末民国诗人，给鲁迅安排的是“地灵星神医安道全”。这样编排，不知道是不是考虑到鲁迅青年时代在南京读过书，日后又到日本学医。安道全是建康府（今南京市）的医生，内外科兼擅，有“浪里白跳”张顺的母亲诊治过病，上梁山后治愈了宋江的背疮。在梁山泊，安道全是唯一不杀人而救人的“好汉”，让人联想到鲁迅当年学医的动机：“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不管怎么说，救死扶伤的良医和唤醒灵魂的工程师都是受人尊敬的。

鲁迅早逝，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诗歌的“梁山泊”里出阵。鲁迅走上文坛，加入的是新文化阵营，尝试新诗，擅长写小说，不多作旧体诗，即便写了也很少发表，更不参加社团雅集。在这种情况下，钱仲联仍给他一个“安道全”的位置，主要原因可能是鲁迅在文坛上名声煊赫，旧体诗坛也想分得一些荣光。当然，鲁迅本人也的确“有诗为证”，而且颇有一些脍炙人口的章句。

二 鲁迅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但也自嘲“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违几句，自省殊亦可笑”，并认为研究新诗纯粹是浪费时间。

鲁迅一生所作诗，新旧加起来，总共七十余首，如果加上散文诗，也只百余篇之谱，却形成了一个阵容可观的学术共同体：周振甫等学者以注经之法解读旧体诗，20世纪80年代高校系统编撰的注释本推动普及；海外如寇志明的译介研究，通过比较鲁迅与龚自珍、谭嗣同的意象传承，揭示其旧体诗的现代化转化。这种研究格局超越了新旧体诗的门户之见，将鲁迅诗歌置于古今交汇的坐标系中。

过去，鲁迅诗歌常常作为其思想的证明材料

三 鲁迅的一生在勤苦和诗意之间寻找平衡与和融。因为如此，他更离不开诗，诗是他在艰难、冷漠世界上特立独行的护照。“抗世违世情”，他的不苟且、不妥协、独立思考、直面人生，正是诗的姿态。鲁迅把一生活成了一首诗。

《鲁迅诗传》尽可能详细记述鲁迅与诗相关的活动：鲁迅接受的诗教、写过的诗、解读和评价过的诗等，是一部以鲁迅诗歌修养和创作为中心的鲁迅传记。鲁迅诗中有物，是起兴的载体，是品格的象征，梅兰竹菊、烟卷、菖蒲、大泽、神矢，有的来自故乡、本国，有的来自异域，有的出自《诗经》，有的出自《楚辞》。鲁迅是译诗的高手，翻译尼采、海涅、裴多菲等人的作品，直到晚年，对诗的热情依然不减。就连他的日记和书信，也不乏诗意。在片段甚至零碎的日记中，有“大风吹雪盈空际”这样的句子，更不必说他的散文、杂感，处处闪烁着美的情思和语句。

总体上，鲁迅不愿显露自己的旧体诗，他的旧体诗是一种潜在写作，除了作为交往手段，主要是表达个人的思绪。但他说自己的旧体诗很“激烈”。不管后来的解释者如何联系时事政治，现在看来，除了几首民谣体的政治讽刺诗，他的诗大体是平和而内蕴的。

《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说鲁迅的诗“自存真面目”，信然。但诗有源，风有自，鲁迅诗风近李贺、李商隐，还是龚自珍、章太炎，抑或其他？钱仲联挑出了章太炎和李贺，强调真率洒脱的魏晋风度和想象奇崛的中唐鬼气。当然，转益多师，鲁迅诗还有更多样的来源、更幽微的脉息。

在鲁迅的诗世界里，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领域。

（本文节选自商务印书馆2025年1月版《鲁迅诗传》序言，有删改）

书房故事

在书房，等风来

庞余亮

在那些寂静的阅读之夜，我的奥尼尔听过呼啸而过的飙车声，我的汪曾祺被轰然而过的货车声吵醒过。还有一次，是我的托马斯·沃尔夫，他正在望故乡的天使被刺耳的恶作剧的喇叭声搅得心烦意乱。

是的，那些不速的声音总是撞进我这六平方米的书房。

但风进不来。

风翻不动我案头的书，还是食指翻动了我的书。食指和大拇指相比，它是饥饿的先鋒官。急不可待的它总是抢在我的前面翻开了那本书。我感到了它微微的颤栗，和心跳一个节拍。清静阅读之乐不可言说——我在书外，书在我的手中，我们在时光的长河中相亲相爱。

我是一个多么愿意与别人分享快乐的人。我热切地期盼奇迹，期盼这世界成为一棵巨大的灯心草，每一根草节上都有一盏灯，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虔诚的读者。

食指每天都在书本上练功，却练不成天下无敌的“一指禅”。滚滚红尘中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我说过的快乐以及听众所发的宏愿都会化为百万碎片。

一个人连自己都左右不了，还能够左右别人？网络是便捷的，虚假宣传是败坏胃口的。真正的书生，一生中只会上一次当。世界如此沉重和功利，碎片化阅读给人轻松，但千万不要掉进刷屏的蜘蛛洞。

有人问过我，你最愿意为什么？

我说，比起作家，我更愿意成为一个读者。做作家是艰辛的，但做一个读者是幸福的。你可以看到一个灵魂无数次在转世，比如我的契诃夫与卡佛，比如我的蒲松龄与莫言。食指的神秘感受，它在替我说出，一个仰望者的单相思。

阅读之美，是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神秘迎合，亦是一个心灵和另一个心灵的苦苦约会。

比起新书，我很喜欢流连在旧书网，几乎每个月我都能能够在旧书网“逮”到上世纪80年代出的那些好书。在那个黄金时代里，人心沉静，文风青春，几乎看不到任何泡沫。我和那些没在灰尘里的好书成了知己。

象征符号，如“我以我血荐轩辕”宣示爱国精神，“俯首甘为孺子牛”表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志愿，“相逢一笑泯恩仇”期盼和平友好等，“寒凝大地发春华”“于无声处听惊雷”“只研朱墨作春山”等名句也被高频使用，但副作用是通过一种风格的作品无法领略鲁迅旧体诗的整体面貌，并且一些并不热烈或峻峭的句子如“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等常被忽视。近十几年来，随着旧体诗热度持续升温，诗人鲁迅的研究成果陡增。这不难理解，诗歌是衡量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准，篇章整饬，语句浓缩，是文学者必经的训练，即便其不以诗歌为主创体裁。

文体是复杂、流动的，常有创新变体。如果将鲁迅的著作分类编纂，不免遇到不好归类的篇什，如散文诗，究竟归入散文，还是归入诗歌，抑或单列一类，就让人为难。我在《鲁迅诗传》中把以《野草》为主体的散文诗作为重点叙述对象，作为连接鲁迅前期和后期人生、沟通其新诗和旧体诗的枢纽。理解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把握鲁迅文学的理想性、抒情性，体味鲁迅语言修辞的特点，必然要重视旧体诗。

四 鲁迅的一生在勤苦和诗意之间寻找平衡与和融。因为如此，他更离不开诗，诗是他在艰难、冷漠世界上特立独行的护照。“抗世违世情”，他的不苟且、不妥协、独立思考、直面人生，正是诗的姿态。鲁迅把一生活成了一首诗。

《鲁迅诗传》尽可能详细记述鲁迅与诗相关的活动：鲁迅接受的诗教、写过的诗、解读和评价过的诗等，是一部以鲁迅诗歌修养和创作为中心的鲁迅传记。鲁迅诗中有物，是起兴的载体，是品格的象征，梅兰竹菊、烟卷、菖蒲、大泽、神矢，有的来自故乡、本国，有的来自异域，有的出自《诗经》，有的出自《楚辞》。鲁迅是译诗的高手，翻译尼采、海涅、裴多菲等人的作品，直到晚年，对诗的热情依然不减。就连他的日记和书信，也不乏诗意。在片段甚至零碎的日记中，有“大风吹雪盈空际”这样的句子，更不必说他的散文、杂感，处处闪烁着美的情思和语句。

总体上，鲁迅不愿显露自己的旧体诗，他的旧体诗是一种潜在写作，除了作为交往手段，主要是表达个人的思绪。但他说自己的旧体诗很“激烈”。不管后来的解释者如何联系时事政治，现在看来，除了几首民谣体的政治讽刺诗，他的诗大体是平和而内蕴的。

《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说鲁迅的诗“自存真面目”，信然。但诗有源，风有自，鲁迅诗风近李贺、李商隐，还是龚自珍、章太炎，抑或其他？钱仲联挑出了章太炎和李贺，强调真率洒脱的魏晋风度和想象奇崛的中唐鬼气。当然，转益多师，鲁迅诗还有更多样的来源、更幽微的脉息。

在鲁迅的诗世界里，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领域。

（本文节选自商务印书馆2025年1月版《鲁迅诗传》序言，有删改）

那些沉淀下来的书本，可是最让我幸福的书本。

畅销书里藏着诱惑人心的东西，而好书里面藏着人心中最宝贵的东西。小巷深处的寂寞旧书店，一本仅2元钱的《中国小说美学》让我兴奋了整整一个星期。通过这本书的引导，我又花一百元从遥远的江西购得得到了金圣叹评点的《第五才子书》。再后来，我又搞到了评话大师王少堂的《武松》和《宋江》。直到上个月，我买到了马幼垣的两本论《水浒传》的书……就这样，有关《水浒传》的书，成了我的书房的“镇房之宝”。

我的圣埃克苏佩里还在夜航，他无法在一粒米上降落。我知道不是风，而是我的食指；其实也不是我的食指，而是庄周蝴蝶的两只翅膀，一只翅膀叫作封面，另一只翅膀却不叫封底，那叫作神奇的芭蕉扇——也只有抵达了我的书房里的那些好书，才能带来风，也才能扑灭我内心每天死灰复燃的火焰山。

在书房，等风来。

（作者系作家，著有《小先生》等）

五 鲁迅的一生在勤苦和诗意之间寻找平衡与和融。因为如此，他更离不开诗，诗是他在艰难、冷漠世界上特立独行的护照。“抗世违世情”，他的不苟且、不妥协、独立思考、直面人生，正是诗的姿态。鲁迅把一生活成了一首诗。

《鲁迅诗传》尽可能详细记述鲁迅与诗相关的活动：鲁迅接受的诗教、写过的诗、解读和评价过的诗等，是一部以鲁迅诗歌修养和创作为中心的鲁迅传记。鲁迅诗中有物，是起兴的载体，是品格的象征，梅兰竹菊、烟卷、菖蒲、大泽、神矢，有的来自故乡、本国，有的来自异域，有的出自《诗经》，有的出自《楚辞》。鲁迅是译诗的高手，翻译尼采、海涅、裴多菲等人的作品，直到晚年，对诗的热情依然不减。就连他的日记和书信，也不乏诗意。在片段甚至零碎的日记中，有“大风吹雪盈空际”这样的句子，更不必说他的散文、杂感，处处闪烁着美的情思和语句。

总体上，鲁迅不愿显露自己的旧体诗，他的旧体诗是一种潜在写作，除了作为交往手段，主要是表达个人的思绪。但他说自己的旧体诗很“激烈”。不管后来的解释者如何联系时事政治，现在看来，除了几首民谣体的政治讽刺诗，他的诗大体是平和而内蕴的。

《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说鲁迅的诗“自存真面目”，信然。但诗有源，风有自，鲁迅诗风近李贺、李商隐，还是龚自珍、章太炎，抑或其他？钱仲联挑出了章太炎和李贺，强调真率洒脱的魏晋风度和想象奇崛的中唐鬼气。当然，转益多师，鲁迅诗还有更多样的来源、更幽微的脉息。

在鲁迅的诗世界里，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领域。

（本文节选自商务印书馆2025年1月版《鲁迅诗传》序言，有删改）

书房故事

在书房，等风来

那些沉淀下来的书本，可是最让我幸福的书本。

畅销书里藏着诱惑人心的东西，而好书里面藏着人心中最宝贵的东西。小巷深处的寂寞旧书店，一本仅2元钱的《中国小说美学》让我兴奋了整整一个星期。通过这本书的引导，我又花一百元从遥远的江西购得得到了金圣叹评点的《第五才子书》。再后来，我又搞到了评话大师王少堂的《武松》和《宋江》。直到上个月，我买到了马幼垣的两本论《水浒传》的书……就这样，有关《水浒传》的书，成了我的书房的“镇房之宝”。

我的圣埃克苏佩里还在夜航，他无法在一粒米上降落。我知道不是风，而是我的食指；其实也不是我的食指，而是庄周蝴蝶的两只翅膀，一只翅膀叫作封面，另一只翅膀却不叫封底，那叫作神奇的芭蕉扇——也只有抵达了我的书房里的那些好书，才能带来风，也才能扑灭我内心每天死灰复燃的火焰山。

在书房，等风来。

（作者系作家，著有《小先生》等）

征稿 | 聆听书海的心跳

想必每一位爱书之人，都有一间倾注自己无数心血的书房。它或许不够宽敞，却足以成为我们心灵的避风港；或许不够精致，却足以成为我们思想的孵化室。书房，正如时光长河中一叶扁舟，承载着我们与书籍相拥的日日夜夜。

书房里的每一本图书，都是一扇通向未知世界的门；书架上的每一道缝隙，都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反复摩挲的书页，字里行间的批注，是我们对话作者的印记，也是我们确认自我的坐标。它们记录着我们的困惑与顿悟，见证着我们的蜕变与成长。

我们邀请您打开书房的门，分享您与书的故事。无论是书房里的一次邂逅，还是藏书中的一段往事，抑或是阅读时的一点感悟——让我们在文字中相遇，在故事里共鸣，在书房中聆听，来自书页深处的心跳。

本栏目长期面向读者征稿，来稿请发送至邮箱 dushuzhoukan@163.com，邮件主题注明“书房故事”，并注明您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文章字数以800—1500字为宜（可附图片）。